

大闹威尼斯的尴尬

◆ 朱其

★ 热风

早在4月份,各网络媒体就在预告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平行展”。显然,这是一场事先安排的宣传预报。但事情还是出乎大家的预料,到5月末,网上正式宣布的“平行展”多达七八个。这预示中国当代艺术酝酿着一场威尼斯中国集体秀。

五月底,网络微博上为“平行展”三个字争论。所谓平行展就是自费的“外围展”,却要美其名曰“平行”。有关“平行展”的讨论,很快进入对平行展的运作模式的揭露。据一些参展者说,这是一种商业行为,比如某省投资人去威尼斯包一个大仓库,将仓库像艺博会一样分隔成上百个单元格子,一个格子标单价多少,售给想参展的艺术家,比如要一个格子五万,四个格子二十万,六个格子三十万。据说,上届威尼斯的外围展效益不错,今年参展特别踊跃,不仅格子全部卖完,还供不应求。

“威尼斯的宋庄化”

随着6月初威尼斯双年展的开展,网上开始惊呼“威尼斯的宋庄化”。以“水淹七军”规模出现的中国军团,在诸多中国外围展上演了近似宋庄艺术节的东方符号装置迷魂阵和怪异行为艺术,比如,纷纷模仿日本物派,使用竹子、树等自然材料做装置,在威尼斯水上凌空悬吊一个和尚,某艺术家化妆成中国受难矿工躺在威尼斯马路上,一对江苏的哭哭啼啼夫妻在威尼斯哭“孔子”,某青年中国艺术家



■ 威尼斯中国馆展览现场

马琳 摄

欲背着一棵树从威尼斯徒步回中国,某上海艺术家在威尼斯造了许多简易模型飞机,喷着雾袭击威尼斯各展场,其助手遭意大利警方逮捕。

威尼斯双年展曾是1993年中国当代艺术登陆国际艺术圈的福地,当年首批登陆的艺术家名利双收,之后十年在欧美刮起中国当代艺术展热,而1993年的中国艺术家的威尼斯首次集体展实际上就是一次外围展。潮起总有潮落,至九十年代末,中国当代艺术的声誉已远远超出自身的水平,由于商业化、探索脚步停滞以及“中国牌”效应的审美疲劳,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的展览热告一段落。

“开光”神话在发酵

事实上,像方力钧、蔡国强等当年在欧美较火的艺术家,现在西方重要的展览邀请也很少。国内核心艺术圈对威尼斯双年展早已淡漠,但威尼斯双年展的“开光”神

话,在国内的媒体、投资人以及尚未进入国际艺术圈的二、三线艺术群体中依然在发酵。大量的报端和网络依然认为威尼斯是世界艺术的“顶尖平台”,一些投资人更是将参展威尼斯看作是一个优秀作品的不惜重金购买。

上届仅有两个中国外围展,事后传言参展艺术家作品大卖、国际展览机会大增。使得本届威尼斯的中国外围展一下子增至七、八个,耗资数千万,某最大规模外围展的参展名额从100人增至140人左右。任何一个国家似乎从未出现过围绕着双年展自发形成的大规模外围展,在西方,只有19世纪末的巴黎发生过印象派以画廊展的方式对抗国家沙龙展。但美国艺术在二战后崛起,也从未在国内外举办过围绕着权力中心的大规模外围展。

需要打破旧思维

自1993年后,国内的当代艺

威尼斯:中国当代艺术的欲望地

◆ 马琳

★ 艺言艺语

每届威尼斯中国馆都会面临着争议与批评,今年也不例外。更多的批评是对展览本身,但我在此首先要提出对威尼斯中国馆展览制度的批评。的确,做中国馆的策展人是不容易的,每两年才有一次申请机会,并且压力大,困难多,不但展览要学术,更关键的是还要能拉到赞助和找到能出钱的艺术家,因为国家只给场地而没有充足的展览经费,再加上国内缺乏艺术基金会的资助制度和私人赞助制度,使得威尼斯中国馆变相变成了能拉到赞助的策展人和有钱的艺术家才能有机会参加的展览,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剥夺了那些不富裕的或是贫穷的但是有创意和实验性的艺术家的机会,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从展览制度上来说,威尼斯中国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极大的缺陷,需要制度的再建设。

再从展览本身来说,今年威尼斯中国馆的主题是“变位”,策展人是王春辰,他的策展理念是:在过



■ 张建华在中国馆前表演行为艺术

马琳 摄

去三十年当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政治文化的发展,艺术在其中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这个展览就是围绕着中国社会和艺术的变化来展开的。王春辰虽然在强调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但是参展作品主体还在“中国符号”之内,像胡耀麟的《物自体》,把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建筑搬到威尼斯的场地之中;还有舒勇的《古歌砖》用1500块树脂材料的透明砖以矮墙的形式垒在处女花园中,并选用了近年来反映中

国各种文化现象的词汇。以艺术介入社会已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这种趋向似乎越来越明显,作为展示和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威尼斯中国馆,理应对艺术介入现实的作品作出积极的反应,尤其是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作品,比如反映食品安全、环境问题等等,但遗憾的是,我们在今年的威尼斯中国馆中,没有看到此类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只看到了表面的变化。

另外,今年威尼斯中国馆的声

音似乎不反对面王林策划的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未曾呈现的声音”来得大,参加平行展的艺术家张建华就把行为艺术做到了中国馆前,张建华身着煤矿工人的服装,戴着矿工帽,躺在中国馆门口,以此来展现“矿难”和底层人群的生存状况。虽然这次中国扎堆到威尼斯做平行展引起了争议,但不容否认的是平行展给了更多艺术家展示的平台,也让西方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多条发展线索,而不是只有“中国符号”。从这个角度来说,平行展的事件意义大于展览本身的意义。而中国国家馆的展览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虽然已经拆除了几个油罐,但由于想表达的东西太多而影响了展览效果,至于展览的学术性,王春辰在微博的留言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其实,在威尼斯谈的不是学术,从忙布展到开幕都是忙人事,人超过任何一种展览,它刺激了人们的每根神经,这些都和学术无关。所以,无关的东西在威尼斯开幕后就终结了,回到中国才是学术,因为那才是个体行为,无欲则刚,威尼斯是欲望地。”

米群体因海外“神话”,逐渐将双年展看作当代艺术的权力中心。首次围绕着双年展爆发的大规模外围展是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期间,之后北京、上海、广州的双(三)年展都是历届都有外围展的景观。似乎只有中国艺术家如此不请自到的围攻权力中心,可算是中国文化的权力意识在一个标榜先锋的群体身上的潜意识反应。但当代艺术群体如此大规模地向海外进军,围攻国际权力中心尚属首次,是一个值得解读的文化现象。

显而易见,那些自1993年至今从未接触过国际核心艺术圈的群体,去威尼斯“镀金”的中国梦仍在发酵,但他们在行事方式、语言美学和普遍主义的前卫思想等方面仍处在国内的草根状态,以至于不得不仓促上阵,将宋庄艺术节直接照搬到威尼斯,大闹威尼斯。当然,这并非他们的初衷。但他们有所不知,2013年的威尼斯与1993年的威尼斯舞台已发生语境巨变。

当年,中国艺术渴望追赶世界艺术潮流,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艺术界已在讨论如何从中国的巨变中吸取创造性启示。在威尼斯上演宋庄艺术节的艺术家们,其想法仍停留在“出口转内销”的旧思维,即如何以新的中国牌吸引外国评论界、策展人、画廊老板的注意,如何以威尼斯的“开光”效应将外围展画册上的作品卖给国内不懂艺术的投资者。

显然,大闹威尼斯的中国艺术家,并未在价值观和学识上做好担当中国引领世界艺术的准备。

★ 异梦录

“水上阿秘厘”,是这个奇怪的名字吸引了我吗?

在浦江西岸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了演出所在地,一处江边废弃的工厂。舞台在水中,观众就在四面通风飘雨的厂房隔水相望。

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本来是不会有音乐界的时髦要我去赶的。托了艺博画廊创办者赵建平先生的福,他是这场音乐会的总策划。这之前,他也曾在他的画廊办了一场音乐活动,我没空去。这次倒真想去看看,主要是想知道这个在业界曾经很有影响的上海画廊业主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不务正业”。

虽然我觉得作为一家画廊来策划的音乐会,“水上阿秘厘”显得太像一场音乐会,而未能满足我对它在视觉感受上的期待;虽然即使作为一场音乐会来说,它在形式上仍稍显稚嫩,但我还是被感动了。我曾在微博上写道:“一次真诚的音乐演奏,就像是一场肝肠寸断的爱情。看着倾情击打至‘瘫’倒在鼓上的宋歌,仿佛看到一种屡败屡爱、无怨无悔的魅力。艺术是顽强的。”

我问赵建平为什么现在对音乐这么热衷。他说,还是这些搞音乐的年轻人对艺术比较真诚,而我们过去一直玩的这个圈子已经变得太商业了。

这话也是我想说的。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对所谓“艺术”的事意兴阑珊。什么拍卖啊,美术馆、画廊的展览啊,少有兴趣去看的冲动了。我闭着眼睛都知道,那里会发生些什么,都是怎么些人,怎么些套路,怎样的话题和行情。

这些年来,艺术很受宠。宠它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看中它们“白富美”“高富帅”主要是“富”的人们,另一种是听到“艺术”两个字就会自作多情、傻乎乎的单恋者。

爱艺术的人,要么爱得傻,要么爱得不单纯,但好歹也算爱了。艺术爱过我们吗?

他们的“艺术”,和我们绝大多数人有关吗?他们牛皮烘烘的“艺术”关心过我们的愿望和情感吗?抚慰过我们的痛苦和焦虑吗?开拓过我们的心胸吗?激发过我们的智慧吗?它有像蒙克那样喊出我心底的恐惧和绝望吗?它有像毕加索那样张扬我心底的狂野和不羁吗?它有像康定斯基那样让我进入一个全新的视觉空间吗?它有像安迪·沃霍尔那样关注我们共同身处的社会吗?

如果抛去某些艺术家的名头和市场行情,试问还有多少人爱这种从来不爱我们且平庸无奇的“艺术”。

他们的『艺术』爱过我们吗?

◆ 林明杰

★ 微观点

环的结果,和艺术无关。

◎ 艺术家展望: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显然受到卡塞尔文献

展的影响,因此反而失去特色。文献展是研究性质的展览,威尼斯是视觉盛宴,如果丢掉了这个特点就没意思了。希望意大利人自信起来!

◎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石建邦)去香港前,就听到维多利亚港的大黄

鸭是今年一景。大黄鸭让五月的香江变得很童话,很艺术。带着大黄鸭的心情去看巴塞利主办的首届香港艺博会,就觉得,哦,确实不错,但很多作品不是太职业,就是太死板,或者有点莫名其妙,甚至神经错乱。乐梦融整理

◎ 刘淳 1957(艺术批评家):中国当代艺术在新世纪这十几年为什么没有进步,因为艺术家们在创作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心灵自由。不是他们不懂得该干什么,而是他们太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 江因风 (艺术批评家):设计师 Sruli Recht 把自己肚子上的肉做成戒指,卖300万。有艺术家把自己的肋骨做成项链,有艺术家把自己的血做成雕塑,这些自虐、自残的极端行为,是陷入心理死循